

吴越方言有意思 ——读钱金利散文集《故乡的腔调》

◆吴风越俗 ◆潘江涛

华诚兄惠赠《故乡的腔调》(2020年7月,化学工业出版社)有些时日了,原以为是他自己的新著,拆封才知是钱金利的散文集。

钱金利未曾谋面。不过,时常能在《散文》等核心期刊和一些纸媒副刊读到“半文”的美文,爱不释手。拍案叫好之余,难免嘀咕:“半文是谁?”钱金利在《故乡的腔调》扉页有一亲笔题签“沙地土货,聊供一哂”,钤印竟是“半文”。

只是,何谓“沙地”?钱金利解释说:历史上,浙江的母亲河——钱塘江曾发生三次大的水流改道,地处江北的沙地被迁移到了江南,隶属关系几经变更——先属海宁,后属绍兴,现属杭州。“说起来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沙地就是钱塘江边的一块地,这地里,因有数以亿计的沙土汇集,所以称‘沙地’”,是吴越的分界线,也是吴越的联结点。

“吴越不分家,我们现在叫‘吴越文化’。吴越方言,也是吴越文化的一部分,都盖着吴越大地的印信。”细读序言《故乡印信》,我们大体就能知晓《故乡的腔调》要说的是“沙地土话与生活日常”:“我写沙地方言,是因为方言就是故乡敲在我们身上的那一枚印信。不论你在不在沙地,离开沙地多远,身上始终带着这枚印信,你不抹,它在;你抹了,它还在。”

查《现代汉语词典》,“腔”有两种释义,其中之一就是说话的腔调。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唐朝贺知章是从乡音里找到故乡的。我和我的祖辈生活在越地,只要张嘴说话,立马暴露生养所在。

在《故乡的腔调》中,钱金利收录了65句沙地方言,短的很短,只有一个字,像操、埠、兑、吃、干、埭等;长的也只有四个字,譬如犯贱骆驼、的哩笃落、大头天话等,句句关联沙地百姓的生活日常。

方言也叫土话,可这个“土”字绝非粗陋、低下和落后的代名词,而是指古拙、厚实、原生态,是褒义的。

换言之,《故乡的腔调》以其鲜明的语言个性而独放异彩,读一篇文稿,犹如听一位百岁老人讲一堂生动的方言故事。

二

《故乡的腔调》以“急棍”开篇。“结棍”,乃越地口语,意谓“厉害”。而沙地话里的“结棍”,作者钱金利更倾向于“急棍”,他认为,不论在读音上还是在用意上,“急棍”比“结棍”更贴切,有快捷、迅速、效率高之意。说一个人“老急棍”,就是指小伙子做事风风火火,效率很高。

与“急棍”相类似的方言,还有“司务”。大凡靠手艺吃饭的,越地习惯叫他(她)“老师”或者“师傅”,比如木匠老师、泥水老师、裁缝师傅等等。而沙地则叫“司务”,又统称“百作司务”。

“司务收徒弟,要挑拣,对已入门的徒弟,也很严苛。做了师傅,就不仅仅是司务了。”“司务不是师傅,在沙地,司务是司务,师傅是师傅。师傅的对面是徒弟,类似于老师,而司务的对面是普通大众,更类似于一种职业,一种荣光。”

当然,无论是“急棍”还是“司务”,越地百姓还是能够听懂的,该给司务的礼数一点也不会亏欠。不过,有的方言,比如“吃”,即便是语音相异,意思也是相通的。

吃,从“口”,从“乞”,越地叫“食”,沙地则念“切”——大凡与“吃”有关的物事,一“切”到底。通过比较分析,作者钱金利认为,食——从“人”,从“良”。“良”意为拖尾到底,引申为从生到死,“人”与“良”结合就是维持人一生的东西,也就是食物。这是名词,将其延伸为动词,就是“吃”,但越地不说吃,而念作“食”。所

以,“民以食为天”就说得通了。如果说“民以吃为天”,不就显得俗气了吗?(《吃》)

俗话说,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受生活方式和文化根脉之影响,吴越两地的方言还是有不少差异的。有的沙地方言,诸如的哩笃落、饭花娘娘等等,越地就很少听闻。个别词汇甚至字面相同,意思却截然不同,最典型的要数“放游丝”。

游丝,是一种古老的捕鱼工具。按越地百姓理解,“放游丝”不就是简单的渔猎吗?而在沙地,“放游丝”竟然是几个年轻小伙子晚上一起去找对象,欲捕获的却是少女的芳心。

“放游丝”实属沙地方言中的“另类”。粗略数数,吴越两地音调与语意相同或相近的方言,大约占到65个词汇中的三分之二,诸如犯贱骆驼、大头天话、做人家、破脚骨、脚踝骨、兜带、眼热等等。

骆驼是“沙漠之舟”,驮的东西轻,走得较为散漫,驮的沉重反而走得快。“我不清楚这是不是事实,因为没有试过。据说是骆驼的脚掌下有一层厚厚的肉垫,驮的轻时肉垫不能完全着地,摩擦对肉垫的损害较大,重时则肉垫被压平,对它的损害小,所以跑得快。”在我看来,犯贱骆驼倒全是个贬义词,用在大人身上,说“犯贱骆驼”,这个词时,语气是怨恨的,但脸上是有笑意的,似乎这不是骂,而是夸,更像是一个褒义词。(《犯贱骆驼》)

日子是用来过的,而“人家”则是做出来的。如今,“做人家”一词已经式微,大约是腰包都鼓了起来,人人追求个性与时尚。偶尔听闻“这人,介做人家”,就有责怪和贬低的味道了。因为做人家是好事情,太会做人家,就会让人觉得很小家子气。(《做人家》)

破脚骨,是指喜欢打架、滋事、骂人、抽头、霸市的人。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水浒传》中的泼皮牛二、《红楼梦》中的醉金刚倪二。而在现实生活中,近两年那些被

打掉的欺行霸市、谋财害命的黑恶势力,大多是由破脚骨聚合而成。(《破脚骨》)

相同的方言,都是可以理解的。有一个词,竟让我眼睛为之一亮。这个词,就是“园”——从口,从亢,音同“炕”,意为“藏”。

“一人园,千人寻”,乃沙地俗语。意思是说,把东西园起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要寻到它就有些困难了。

年少家穷,难得一见糖果、糕点等零食。为防孩子们偷吃,姆妈总是把它们园得好好。那些找零用的角子,只要经过姆妈之手,即便我们翻箱倒柜地找寻,还是难觅踪影,徒叹“姆妈真会园”。

现如今,“园”字还常常挂在嘴上,却从未想过怎样书写,是《故乡的腔调》让我长了见识。

三

“语言是文化的DNA”。中国或许是世界上最大、也最古老的老方言博物馆,每一种方言便是其中的一块活化石。就拿绍兴来说,鲁迅著作中有很多越地方言,是它们使作品更传神,也更富魅力,有时甚至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钱金利的“沙地土话与生活日常”,与越地的风土人情有许多共通之处。也许是心有灵犀吧,《故乡的腔调》我读得很慢。

家中与方言有关的藏书不少,张根芳的《金华古方言》、楼震旦的《东阳方言俗语》、杨南山的《义乌野话》和王向阳的《手艺》,以及金华籍作家张广天以汤溪方言写成的长篇小说《妹方》等等,彼此对照,相互参研,难免影响阅读进度。

写作是把生活转换成艺术,而阅读恰恰相反,要把艺术还原为生活。为方便读者阅读,作者钱金利换位思考,已为一些难念的方言标注了汉语拼音的“平、上、去、入”,虽解决了读音问题,但敝人不才,对个别方言、方词的形神理解还是出现障碍,不得不借助词典。

不难发现,作者钱金利创作《故乡的腔调》是花了不少心思的,不仅对许多方言的出处作了钩沉考证,还穿插引用大量文史资料,巧妙地将沙地土语的趣味性寓于故事性之中,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有的甚至提出自己不同的识见,更是让人感佩不已。譬如,三脚猫。

方言“三脚猫”吴越共有,大意是说某人学艺不精,专业水准平平。据钱金利介绍,“三脚猫”一词最早出自元末明初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说英雄,谁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非熊。”不难理解,“岐山鸣凤”是周朝的奠基人周文王,“南阳卧龙”是三国诸葛亮,那个三脚猫“渭水非熊”本指周朝辅臣姜尚,“飞熊”是姜子牙的号,此处写成“非熊”,不知是笔误,还是另有用意?(《三脚猫》)

四

汉语,自古以来就有雅言和方言之分。如今,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虽十分普及,但谁能否定,方言在特定区域内就不是一种重要交际载体、情感纽带呢?

所以,细读《故乡的腔调》,心中难免起疑:金华辖区为何与钱金利所在的沙地有那么多重合的方言?资料介绍:中国方言大致可归为北方方言、闽方言等7大类,“吴语”是汉语第二大方言,……而金华方言是吴语的南枝,主要位于浙江中部,大致包括9个县(市),分为十个方言点,即金华(含汤溪)、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浦江、武义(宣平除外)、磐安、建德(部分)。(赵晓《金华方言》)

方言是大地上横展开的历史,是有嘴的活化石,是以耳朵为证说给天地听的世道人心和风土人情。

乡音解乡愁,吴越一家亲。《故乡的腔调》不仅耐读,而且厚重,为我们考证研究乡土文化打开了全新视角。

吴越方言有意思。有它在,我们就有根!



丹枫飒爽

交友学会删除键

◆世说新语 ◆朱国良

人活在世上,每个人都是要交朋友的,连鲁滨孙漂流到一个荒岛上,也要交一个叫星期五的土人做朋友。

真正的朋友。其实就是知音的代名词,与金子般的情谊同义。这种朋友,用真情为基础,让仁义为基石,筑起信任和忠诚的大厦。

真正的朋友相处,三观比五官重要,这种交情,往往都是始于志趣、合于性格、敬于人品、久于岁月。

人生最快乐的友情,就是与朋友没有利益的博取,只有情谊的绵长,话投机,趣相投。看过一句话:“和三观不同的人在一起,要么不说话,要么被气炸。”志趣不同、理解迥然的朋友,毅然决然放弃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不在同一频道上的人,其实也终会渐行渐远。

生活中有的人身之所以滥交朋友,总是觉得朋友越多,在社会上就越能吃得开、兜得转,越有利益可图,常有好处可得。但实际上,朋友像竹笋一样,需要实施适当地砍伐,要去掉一些弯弯曲斜的竹子,竹林才能长得旺盛。还得时时刻地运用删除键,意思不大,不妨疏远;“三观”不合,毅然拉黑;道义不同,即刻剔掉。余生很贵重,不要让不三不四、不伦不类的所谓朋友占有了你时间的宝贵才好!

朋友,是一种崇高的名义,但如今又是一个泛滥的字眼,借钱时才发现朋友是如此之少,落难时才感到知音是多么难求。因此,文人们会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平常百姓总结:识遍天下人,知音有几人?因着朋友的珍贵,便有假冒伪劣的东西出来,虚假的友谊也会披着华丽的外衣,在生活中大跳假面舞。一个人稍有不慎,便会有眼无珠,被小人之交和势利之交的朋友牵着走。名人有言:道义之交是纯洁的,利益之交,虽然给人以恩惠,其目的总是以利为主。正如猪人给禽兽的食物一样,他并不是施恩而是意在取利。在一定意义上,交朋友也是选择命运。是康庄大道还是泥泞小路,是抓手还是圈套,与此都有关联。

人的一生,如果能交上好的朋友,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极佳的慰藉,对生活质量的提高大有好处。精简朋友,就是说交朋友要少而精,对那些别有用心总在算计的朋友还是早早删除为好,因为这可能是个定时炸弹,一旦爆发人财两空!有人没有死在刀下,却栽在蜜里,往往是交友不慎,被友所害。曹植诗曰:“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要我看,即使利剑在掌,也要慎交友!有的人口口声声说朋友多、路子广,其实真正



你若优雅

——散文集《你若优雅,尘世静美》自序

你若优雅,一城静美。这是某天我在镜湖附近一处外墙上看到的。那一瞬间,心底深深地被触动。那个“你”之所指,是这座城市里的我们每一个市民么?其实,这个所指,并不重要。我希望,每一个看到这句话的人,都像我一样,内心有所触动,然后在日后的生活中,对自己要求多一点高一点,之后的“我”,不说一定会有多么出色,但至少能够渐渐地渐渐地优于从前的“我”。

在这座美丽的城市生活已有三十年,对于她的感情,是于不知不觉中逐渐加深的。江南水乡,盛产美女。犹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外地人一说到小城女孩,便会不由自主地皱眉,皱眉的理由是,小城女孩美则美矣,不能开口说话,一张嘴,不是粗口,就是脏话。让人欣慰的是,那样的现象早已成为老皇历。而今的小城女孩,已然让人刮目相看,她们不仅长得美,说话行事也是礼仪周到,切切实实地做到了内外兼修,她们以自己的踏实勤勉和善良,努力地行走在去往优雅的路上。

记得读过一篇文章,说是样貌平常的舒婷,穿着一件藏青色棉大衣,站在一群年轻女子中间,看上去格外抢眼。舒婷抢眼,不是因为她的形貌比她们更好看,而是因为,她从容优雅的气质,以及她气质里衍生出来的卓尔不群的气场吧。

样貌的漂亮,如同小溪里的流水,一眼见底,那种美,赏心悦目,但是,毕竟是浅的;优雅,是经时间的长河日复一日地淘洗过,从而有了丰富的内容,有了耐人寻味的深度,有了荡气回肠的广度。都说,三代人方能培养出一个贵族,优雅气质的练成,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一个有智慧有底蕴有厚度的人,方可能是优雅的人,倘若命运附加地让其历经风浪蹚过沧海,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博爱众生的他们,当是已于不知不觉中,抵达优雅气质的上乘和高端。有人说,你现在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我以为,一个人的气质里还深埋着品格,品格上乘内心从容的人,才会是一个优雅的人,一个让人相处时亲切舒心别离时不舍且深深牵挂的人。

那天与谢克谦老师聊天,他说他有些焦虑,因为要找寻更多的题材,他不想局限在已被大家认可的画风和题材上,他要突破,他说人生短暂,他不能再浪费

时间。他的话,让我尊敬也惭愧,他没有在大量的赞誉面前故步自封,没有在一个相对已经较高的平台上洋洋得意,多少羡慕嫉妒的目光灼热聚焦的境地,竟然不能带给他丝毫的满足和快慰。“红尘多诱惑,我心在山林”,他的话告诉我,骨子里,他是一个优雅的人通达的人睿智的人永不止步的人。

岁月从不败美人。说起优雅,秦怡堪称典范。她早就老了,但是,她依然那么纯粹那么豁达那么风骨凛然。她先后有过两任丈夫,因为不堪忍受第一任丈夫的家暴及其缺乏对家庭对女儿的责任感而离婚,第二任丈夫金焰虽然带给她一段甜美时光,但是,美好的时光很短暂,不久他因酗酒致胃出血且一病不起,秦怡悉心照顾他二十多年直至他离世。她的痛苦远不止这些,女儿与她感情疏离,成年后极少来往;儿子金捷少年时患上精神分裂症,从此,秦怡无论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这一带便是四十多年。发病时,儿子会对她拳打脚踢,她只能蜷缩着忍受着。她说,“我幸福过、快乐过,但我从不认命,我会分析,就像剥桔子,把这些心结一个一个、一层一层地剥开……”这是她优雅从容豁达气质的来路,这条路,远远看去,铺满金光,实则很坎坷很苍茫。

年轻时享过很多福、人到中年后遭过很多罪的郭婉莹,无论享福时还是遭罪时,她都开朗达观优雅地生活着。她离世后,告别仪式上,有一副挽联这样写,“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

“你若优雅,一城静美。”愿你我都能成为优雅的人,或者,正行走在去往优雅的路上。



渔歌 摄

